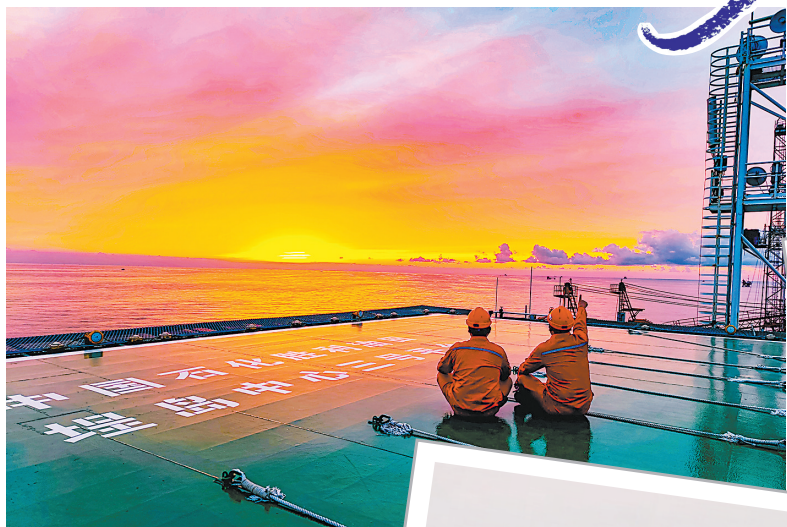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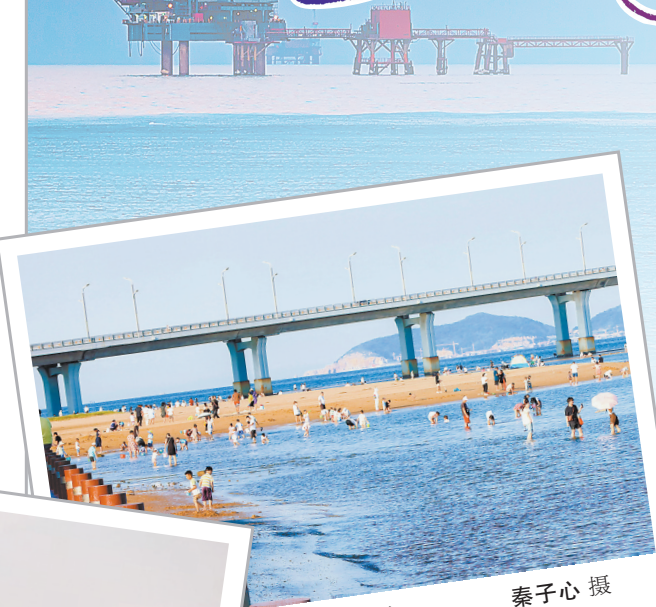


# 海风捎来的玫瑰

朝阳  
陪



海的那边是家。张 灿 摄



夏日海滩。

秦子心 摄



冬日拾贝。

秦子心 摄

石化印记

秋拾记Ⅳ

## 穿透迷雾的诗

卢亚兰

清晨拉开窗帘的时候，一片白色映入眼帘，原来是雾，是浓浓的雾挤满了窗子，连对面的楼也看不清了。我惊喜地叫儿子过来看，睡眼惺忪的他在一瞬间转换了状态，我们坐在床边看着窗外的一片雾色朦胧。

儿子问我：“妈妈，雾是从哪里来的？”我一时不知道怎样回答，正在思索的时候，他突然说：“我知道了妈妈，是蒲公英的种子飞满了天！”“是的是的，就是蒲公英的种子！”我不禁为儿子的这个比喻而惊叹，在一个四岁孩子的眼中，“雾”还是个陌生的概念。我不想跟他解释雾是当气温达到露点温度时空气里的水蒸气凝结生成的，这个物理现象就让他到学校去学习吧。那一刻我们眼中的雾，就是蒲公英的种子飞满了天，是漫天缥缈的白，自由的白，浪漫的白。

吃完早餐，浓雾未散，我带着儿子走进雾里。那一刻，那些细碎的、微凉的雾轻柔地落在脸颊上，不用多余的解释，他一定明白了眼中的雾并不是蒲公英的种子。前方的一切是模糊的，路边的秋花像是在刻意跟我们保持着距离，努力把自己藏在浓雾中，那些花仿佛是从水中长出来的，不禁有种划着小船游湖的错觉。雾里看花花非花，这种意境，还真是需要此刻这样浓的雾才可以体会得到。

秋天真是一个神奇的季节，冷和热都到了自己刚刚好的温度，于是，才有了这样一场浪漫的雾中相遇，给世界笼罩一层白色的浪漫。这浪漫在孩子的眼中是蒲公英的种子，在青涩少女的眼中是一个少年猜不透的心事，在奔波的中年人眼中可能是清晨疲倦的慰藉，在历经沧桑的老者眼中才是雾里看花的真谛吧。每个人都在刚刚好的年纪和刚刚好的境遇中，感知到一场雾不同的温柔与浪漫。

在我的记忆中，这样的浪漫和温柔是在浓雾中遇到一棵树，是高中校园里的老槐。那些近百年的老槐树高大挺拔，在我的青春岁月留下了深深印记。我喜欢在浓雾中遥望着一棵树晨读，老槐离我很远，书本上的文字很清晰，可我分明觉得那棵老槐树已长在心底，眼中路过的文字却成了过客。路过青春，我把一棵老槐留在了心底，在跌跌撞撞穿越青春的沼泽地之后，一个小小的种子在心底萌发。我想长成一棵树，开出自己的花，一如五月的槐花香，穿城而过。心中有了一棵树，遇到再大的雾也不会迷失方向，因为我很确定它一直站在那里——一棵树是永远都不会迁徙的，这是一棵树的初心和倔强。

而今，在35岁的年纪，当每个脚印都踏踏实实，前路还在一片雾色中若隐若现时，心中有坚定亦有彷徨。走在这样的浓雾中，我想到了苏轼的诗：“庐山烟雨浙江潮，未至千般恨不消。到得还来别无事，庐山烟雨浙江潮。”对于未曾抵达的理想境地，苏轼渴望见到那烟雨梦幻的山和浪潮装点的江，而在历经千帆之后，穿过烟雨和浪潮，他眼中是青山妩媚和水波潋滟，是一颗纯净自由的心。我想，苏轼的心中应该有一棵参天大树繁花绽放，才能让一生的苦难醉成了一首首扣人心弦的诗词。

把一首诗刻在心里，与我心底的繁花交织成浪漫，绚烂生命的每一个季节，就像此刻，牵着一个小孩软软的手，感受一颗童心的纯净与天真。雾气渐渐散去，眼前的风景也越来越清晰，所有的迷茫也渐渐在心底有了答案。在这个温度刚刚好的季节和刚刚好的年龄，所有的美好就像蒲公英的种子飞满了天，它们用自由和轻盈包裹着一颗饱含生机的种子，穿透生命中过往的迷雾和烟雨，去追寻此生遇见的青山与长河。

(作者来自宁夏能化)

刘平平

山东龙口的秋日，阳光像融化的蜜糖，流淌在每一片树叶上。风从海上来，掠过胜利海洋石油船舶中心那些远航的船，穿过绿地，在紫叶李与蔷薇间打了个旋，拂过一位修剪月季的女人发梢，她抬头一笑，眼角细纹又悄悄爬上半条。

像她这样的女人，在这个靠海的小区里，还有不少。

胜海花园小区被住在这里的人称作“桃花源”。春天牡丹盛放，夏日紫薇摇曳，秋来银杏金黄，冬至雪落无声。这里没有外卖小哥的匆忙穿梭，也听不见出租车刺耳的鸣笛。夜幕降临，散步的人三五成群，脚步轻缓，像是怕惊扰了暮色中谁的心跳。

### 报喜不报忧

陈晓雯是一位船嫂，丈夫宗可华是胜利海洋石油船舶中心的船长，长年在海上作业。

她的父亲是船员，母亲是船嫂。她从小就知道：男人出海，女人持家；男人搏击风浪，女人扛起屋檐。可当命运落在自己肩上时，才知那屋檐有多重。

“现在好了。”陈晓雯说这话时，轻轻叹了口气，目光望向远方。

20年前，海上没有信号，信件全靠补给船捎带，十天半月杳无音信是常事。有一回，孩子突发肠胃炎，她自己也染上了病毒性腹泻，可他不在家。她只能强撑着开车送医，半路呕吐不止，只好趴在路边咳，几乎咳出胆汁。稍缓一些，她擦净嘴角，又握紧方向盘继续前行。“那时候觉得自己像个机器人，坏了也不能停”。

如今通信发达，宗可华隔几天就会打来视频。屏幕那头的男人穿着红色工装，胡子拉碴，眼神疲惫却透着温柔。他会拍下灶台上她着的红烧排骨，笑着说：“老婆，等我回来露一手。”也会指着窗外翻腾的海浪说：“浪是有点高，不过，放心，没事”。

她笑着点头，只说一句：“注意安全。”

从不提肩颈水肿复发，夜里疼得辗转难眠；也不讲老人一个月住了两次院，她陪床太累加上低血糖导致眼前发黑，医生劝她回家换人。她只讲好消息：阳台上茉莉开了，米饭刚好焖熟，上大学的孩子羽毛球拿了奖牌。

这是他们之间不成文的约定：报喜不报忧。

年轻时爱张九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觉得浪漫。可当丈夫真在天涯，那轮明月照进窗棂，清冷如霜，她才懂孤寂有多深。同一片月光洒在甲板上，可相隔的不只是千里浪涛，更是两个世界——一个在风浪中搏击，一个在寂静中守候。

### 以船为家

牛明进长年漂在海上，回家的日子屈指可数。每年春节，万家团圆时，宋玉丽就会带着孩子登上平台，去海上过年。

这不是旅游，而是穿越风浪的亲情感赴。平台远在海里，两盏窄窄的单人床，两把椅子，一座钢铁孤岛。没有春晚，没有鞭炮，只有柴油机轰鸣和海浪拍打钢架的声音。宿舍不过几平方米，两张窄窄的单人床，两把椅子，她强挤下一家三口。洗漱要排队，吃饭要定时，说话得压低声音。

可她坚持要去。因为对孩子来说，这是唯一能和父亲长时间相处的机会。

“一年见不了几面，孩子都快不认识爸爸了。上次他回来，孩子躲在门后，半天才叫一声‘爸’。”那一刻，她的心像被狠狠揪了一下。每次她都要做很多准备：联系补给船期，提交登台申请，协调工作交接，给孩子打预防针。出发前，她会跟孩子说：“爸爸住的地方不像家里，但很安全。”亲戚不解：“别人盼男人回来，你怎么往海上跑？”

但她知道，有些距离不是地理的，而是心理的。一次真正的见面，胜过千条微信视频。终于出发那天，母子坐上颠簸的补给船，穿越白浪，抵达钢铁丛林。牛明进早早等在甲板，穿着干净的红色工装，脸上藏不住笑意。

那一夜，他们围坐在食堂，吃着师傅特制的年菜：红烧肉、清蒸鱼、烧鸡、韭菜炒鸡蛋，虽然油重味浓，但在那钢铁孤岛上，竟成了孩子记忆中最快乐的一餐。广播里传来新年祝福，窗外漆黑的海面，偶有渔船灯火闪现，像遥远的星辰。

丈夫蹲下身，牵着孩子的手说：“你看，那是北斗七星。在这片大海上，有它便不会迷路。”

随后，牛明进带着孩子走到近处的管线，用扳手轻敲，发出叮当声：“听，这是爸爸每天工作的声音。”

孩子仰头看着父亲，在钢架与管道之间，第一次觉得这个沉默的男人如此高大。

那一刻，冰冷的金属仿佛有了温度。

而这温暖的背后，只有她清楚：一个月筹备，独自承担家中一切；还有每次离别时，孩子趴在爸爸背上喊“爸爸别走”的哭声。

她不说苦。因为她明白，每一次团聚，都是对孩子心灵的修复。那短短几天的共处，将成为孩子记忆中最清晰的父亲影像——哪怕这“家”，漂在风浪之上。

### 他回来了，心还在海上

李德钻航船归来的第三天，这个家终于从迎接英雄的仪式感，回归到现实的烟火里。

早晨，他抢着送儿子上学，却在校门口拐错了弯；晚上，他想重拾父亲的威严，指出作业上的错误，孩子却头也不抬：“妈妈不是这么说的。”他伸出去的手，悬在半空，像一艘驶入陌生港湾的船，找不到锚点。

最激烈的摩擦，发生在周末的游泳馆。他，这位在风浪中掌舵的船长，执意要教会儿子游泳。在他看来，这是刻在基因里的本能，也是最重要的生存技能。

可孩子的双脚钉在池边，任凭他如何鼓励、哄骗，小脸煞白，死死抓着栏杆，就是不肯下水。他的耐心被水汽蒸干，声音不自觉地带上了在甲板上命令船员的严厉：“下来！男孩子，怕什么水！”

“我不！我就不！”孩子的尖叫带着哭腔。一瞬间，胡晓艳觉得整个世界都凝滞了。她看着儿子惊恐的脸，仿佛又回到了几年前那个下午——母亲在电话里颤抖着说：“……我就一眼没看见……孩子掉下去了……我也不会水啊……”

那段被深埋的记忆，成了孩子心底最深的恐惧，也成了他无法释怀的内疚。胡晓艳走过去，没有看他，而是缓缓蹲

下，平视着儿子。“宝贝，”她的声音很轻，像月光落进深海，“你看，爸爸在这里。”

她拉起他那只温暖的大手，轻轻贴在孩子剧烈起伏的小胸口上。“爸爸是世界上最厉害的船长，大海那么大的风浪他都不怕。有他在，海水就不敢欺负你。他会像守护他的大船一样，永远守护着你。”

他愣住了。掌心下，是儿子急促的心跳，像一只受惊的小鸟。他忽然全明白了——那不是任性，是源自那次意外的、刻骨的恐惧；而他，差点用父亲的权威，将这恐惧碾碎。

他笨拙地收起所有严厉，眼神软了下来。那只曾指挥巨轮穿越风暴的手，此刻只是轻轻拍着儿子的背。

他看着她——这个在他缺席的岁月里，独自为这个家挡住所有风雨的女人。是她，在他不在时，既当妈又当爹，咽下所有恐慌与无助，却在此刻，用一句话，把那份沉重的内疚，化作了孩子可以依赖的力量。

孩子看看妈妈，又抬头看看眼前如山般的父亲，紧绷的身体一点点松弛。他试探性地，将一只脚伸进了水里。

回家的路上，孩子在他怀里睡着了。她走在他身旁。沉默良久，他轻声说：“家里……辛苦你了。”

她没有回答，只是伸手，替他理了理被孩子抓皱的衣领。指尖触碰的瞬间，两人都感到一种久违的、略带陌生的温热。风波过后，生活终将回归它应有的航道。而有些理解，正是在这短暂的停靠与碰撞中，才变得如此深刻。

### 那一束玫瑰，开在风雪之后

很多人问徐美玲：“为了孩子辞职，值得吗？”

她沉默着，然后轻声说：“不是值不值得的问题，那是我唯一能做的选择。”

那年冬天，她刚下班，就匆匆赶到儿子的小学接人，却发现教室早已空无一人。老师说：“孩子说你今天加班，就自己回家了。”她的脸色猛地一沉。外面大雪纷飞，孩子才上一年级啊。

她在风雪中狂奔，呼喊着孩子的名字，最终在一条路丁下的长椅上找到了他。小小的身影蜷缩着，棉帽湿透，睫毛结霜，手里紧紧攥着一把塑料小剑。

那一刻，她跪倒在雪地里，抱住孩子无声地啜泣。

不是因为找到了孩子，而是因为她终于看清：这个家，不能再等了。

第二天，她递交了辞职信。

她工作了十多年，是同事眼中的佼佼者。她把热情都倾注在工作上，可回到家，面对自己的儿子，却常常累得连一句话都说不出。

不是不爱，而是爱得太疲惫。当事业与亲情只能二选一时，她最终选择了那只风雪中等待她牵起的小手。

有人不解：“不就是个工作嘛，换个班不行？”

可他们不知道，这份工作背后是多少年的热爱与坚持；更不知道，对于一个船员的妻子来说，每一次加班，都可能是孩子独自面对世界的开始。

她说：“我不后悔。只是有时候会想，如果当年有更好的托育制度，如果有更多对双职工家庭的支持，我是不是就不必非得二选一？”

她没等到答案。生活继续向前。

然而最让她难忘的，是一次生日。

那年丈夫在海上，船上的信号不稳定，一连半个月音讯全无。她以为这个生日会悄无声息地过去。

没想到傍晚门铃响起，一个陌生人送来一束鲜红的玫瑰，花瓣上还带着水珠。卡片上写着：“老婆，生日快乐。我在海上想你。”

后来她才知道，那是丈夫托补给船的同事，用卫星电话联系市区花店，又托人辗转接送，才让这束花穿越时空，准时送达。

她捧着花站在门口，泪如泉涌。

那些独自熬过的夜晚，那些无人诉说的委屈，那些咬牙撑下去的日日夜夜……在这一刻，忽然都有了回响。

原来，爱从未缺席，只是披着风雨，走进了她的春天。

### 沉默的担当

韩海峰是在一个雨夜说起这个故事的。

那年，船上来了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年轻阳光，不怕苦累。一次台风突袭，附近渔船遇险，他忍着剧烈晕船，主动请缨救援。巨浪中，他把两位落水人员救了上来。那一刻，他觉得非常自豪。

可没过多久，家中传来消息：爷爷病危。那个大学生立即申请回家见老人最后一面。可船只正在外海执行任务，中途遇大风，被迫停航避风，中途无法靠岸。他只能通过卫星电话连线家人，听着父亲哽咽的声音：“……爷爷一直喊你名字，他说想看你一眼。他走

得很安详，就是……没等到你。”

电话挂断后，他跪在甲板上，埋头颤抖。返航后，他递交了辞职信。

“我能理解他。”韩海峰背对着妻子王彩银说，声音低得几乎被雨声吞没，“我们这些人，谁不怕错过亲人的最后一面？可职责在身，很多时候，真的身不由己。”

王彩银望着韩海峰的背影，忽然觉得那肩膀比记忆中更宽，也更沉。

那次他们救人的事，韩海峰回家从来不说。是单位嘉奖了，王彩银才知道的。

那是一次惊心动魄的救援。作业平台在台风中倾斜，有人落水，他所在的船接到命令，立即奔赴现场。当时海上风力高达十级，巨浪如墙，能见度极低。

作为船长，他抱着垃圾桶，一边剧烈呕吐，一边嘶哑着指挥搜寻。夜里9点多，终于捞起一人。另一位是刚退休返聘的老师傅，人救上甲板时已虚脱倒地。又一巨浪袭来，他也被掀倒，踉跄爬起后和船员扑上去，用身体围成一圈，紧紧抱住老师傅，以体温取暖，与死神抢时间。

这些，他从未提起。直到他在党员培训班分享经历，她才从同事口中得知。

原来，自1994年以来，胜利海洋石油船舶中心已实施重大海上抢险304次，救助遇险人员1043人、船舶142艘次。每一次出征都是与风浪搏斗，与时间赛跑。而她的丈夫，正是其中一员。

那一刻，她坐在灯下，手微微发抖。她想起曾抱怨他回家太少，想起孩子问“爸爸为什么总在海上”，想起产房独自签字的无助……而他，却在风浪中一次次将别人从生死边缘拉回岸边。

她终于明白，担当不是响亮的誓言，而是明知会痛，却依然选择坚守；他们守护的，不只是海上平台与点点灯火，更是无数家庭的团圆与希望。而代价，是错过至亲的最后一面，是一生难以言说的亏欠。

那束穿越风暴的玫瑰，那句“家里都好”的谎言，那个跪在甲板上无声哭泣的年轻人——她们与它们，共同为这片海写下最深沉的注解：沉默，是最沉重的回响。

秋天又至，胜海花园小区里的海棠果，像一盏盏小灯笼，在风里轻轻摇晃。祁媛踮起脚尖，拍下那颗最红最圆的，发给丈夫李彬：“今年的果子，甜得醉人。”

远在海上的他很快回信：“等我回来，亲手给你摘一筐。”

祁媛站在树下笑了。阳光穿过叶隙，温柔地洒在她脸上、肩上，像披上一件无声的暖衣，轻轻将她裹住。

她知道，那一天不会太远。在此之前，她将继续守候，像那棵海棠树，扎根于“家”的土地，静待花开，静听潮声，静候那个披着海风归来的人。

可在那之前，她不是龙口唯一站在树下等人的人——

在“桃花源”的每扇窗后，都有这样一位女子，把熟透的果子、新绽的花枝，拍下发给海的那一边。

她们不说话，但风记得；她们不张扬，但海认得。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她知道，每一次潮起，都是大海替她呼唤；每一次潮落，都是她在轻声应答；

“我在等你……我在等你……”

她们是无数个名字，也是一个名字：船嫂。

### 后记：

这些故事不属于某一个人。它们发生在龙口的某个清晨，也曾渤海湾的风雪夜里重演；它们是陈晓雯的记忆，也是陈华的日常，也是徐美玲、相红、祁媛、宋玉丽、赵红、宫源伟、王彩银、司福华以及更多我们未曾听闻的名字……无数名字背后的共同经历。

谨以此文，献给所有在远方守望，在寂静中发光的女人。她们不曾被看见，却是这世界最深沉的光。

(作者来自胜利油田)

